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東漢文紀卷二十四

明 梅鼎祚 編

鄭玄

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隱居著述稱為純儒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道卒

伏后敬父完禮議

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或以為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于朝或以為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于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為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

衆臣于公宫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玄議邴原駁

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況于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為鄭國夫人其尊無以加于父母嫁于天子者此雖已女仍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

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

丞相徵事邴原駁

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出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嘒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

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議子道不盡欲徼感之令太上皇擁彗却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寧為公私易節公庭則為臣在家則為父是違禮而無常也通典

藝論太平御覽

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制崇讓合敬春

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

又 通鑑外紀

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

又 玉海

湯登堯臺見黑烏至武皇渡河白魚躍文皇赤雀止户秦穆公白雀集於車

詩譜序 玄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詩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

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絶矣故孔子錄夷王懿

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

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戒子益恩書鄭玄別傳玄子益字益恩孔融舉為孝廉融為黃巾所圍赴難殞身玄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麤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述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

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覲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

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後漢書○麤別傳作究覽

作孝胡作咼
咨爾作吾

鄭氏婚禮謁文贊

九子之墨藏於松煙本姓長生子孫圖邊

又

嘉禾為穀班禄是宜吐秀五七乃名為嘉並初學記

又

秔米馥芬婚禮之珍

又女貞

女貞之樹柯葉冬生寒凉守節險不能傾

又

鴈候陰陽待時乃舉冬南夏北貴其有所

又

鴛鴦鳥雄雌相對飛止相匹 並藝文類聚

又

金錢為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

又

長命之縷女工所為太平御覽

又

舍利為獸獸而能譙禮義乃食口無譏諐太平御覽

又

卷栢藥草附生山顛屈卷成性終無自神太平御覽

趙商子河内人字子聲○晉李充傳充釋河内趙子贊譏詩賦之屬二十餘篇

詣鄭康成學書

夫學之于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

木之有枝葉本根於是乎庇也

遺文書

北海鄭玄字康成學之淵府令與業共往就之故皆不暇領命並北堂書鈔

高誘

淮南鴻烈解敘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

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内之扵宫為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争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吕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遊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

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詔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辯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

詔使為離騷賦目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
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
被毛枝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
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
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
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
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于
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

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禄大夫劉向較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棊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為淮南者懼遂陵遲扵是朝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

解悉載本文幷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幷揖借八卷剌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悉其所不逹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為東海相徵拜議郎

勑子胤書

咨疾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黄壤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子於

是奉行時稱明達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葢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兹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真魂遊散反素復始歸于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黄帝始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

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歛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于戰國漸至穨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曁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迷于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于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

以來厚終之𡚁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令則不然并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貲重襚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

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别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于速變梁伯鸞父没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内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㭊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

吾蔑復有言矣後漢書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

對事

客問酈炎曰吳王昌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闔閭之弑春秋猶以不受為義不殺為仁而桓譚以吳之篡弑滅亡釁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趨豈謂公乎炎曰夫四王之輕命致國乎

季子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弑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已之可為不惟宗廟之絶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𦕈義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葢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令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

以國政辭家事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弒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為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為不義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賤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為時之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尚征上國朝齊

宋鄭魯衛執玉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者何取也炎曰易震為雷亦為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卅六陰靜為八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古文苑

遺令書四首炎有文才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病風慌忽性至孝遺母憂病甚發動妻始

産鸞死妻家訟之收繫獄因病不能理遂死獄中

白嚴考之神坐炎荷天之罪以致於死名殁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夕之閒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魂哉其自即安其自愛臣去矣亂矣永滅亡矣

又

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為無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無炎誰為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為母輕服棄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冗不怨此常輕服聖人達於死生賢者

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為賢於秦始皇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不為也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鑿地取容棺若獲罪於衆耶石槨速朽鐲其罪哉堅固不加喪葬無瀆先君之兆域必於瘠确之處而已呼甘陵夫人共居也

章樵云炎病不省母已死念之至此可謂孝根于性矣○華佗傳甘陵相夫人胎死腹中嘗從佗治炎妻新乳而死故云

又

白興讓考喪早葬玄讓之等元昆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謝嫂以老母相托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章樵云興讓當是凡之子

又鄺篇州書皆字學之書七平蓋效枚乘七發體

嗟哉邈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為之寧㳫爾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也齔𪗪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

滿兩旬汝無自以為微弱物有微弱於汝者乃其長而
繁焉后稷棄之寒氷隘巷矣汝比之猶逸焉於菀之在
虎乳極矣汝比之猶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
無懼管蔡之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
戈汝能言則讚之顧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
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仕焉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
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汝以柔乎懼汝之弱可不
訓汝以強懼汝之愚可不勖汝以學懼汝之隱可不勑

汝以仕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乃考訓必博學以著書以續受父母久業我十七而作鄘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其賦誦誄自少為之苟我戒汝尅從祭為甘苟示戒汝克違梁冀為昔汝無逸于丘無湎于酒無安于忍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下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鄣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君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令我溺

于地下恩恩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陳留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猶父不敢以為兄彼必愛以為弟九江盧府君吾父事之張公良張子傅幼業王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鮮於中優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茍足往而朝覲之汝不敏往從之學焉汝茍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永覽於此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古文苑

范冉一作丹字史雲陳留外黄人為萊蕪長未上辟三府

遺令冉遼時絶俗爲激詭之行惟與漢中李固河内王奐善中平二年卒臨命遺令勑子

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于世氣絶便歛歛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知也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字臺卿歴位太常

與友書

岐取馬融兄敦女宗姜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相見嘗與其友書

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三輔決録注○別傳云岐娶融從妹融嘗至其家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讀周官二義不通不往賤融如此○衣一作華

遺令岐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自慮奄忽乃為遺令敕兄子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

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

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

三輔決録序

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從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豳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埶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儔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修夜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

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令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録矣

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

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爭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

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于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録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

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

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于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説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没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

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滅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

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騫詭性遁身經營八紘之内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思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藴奥難見宜在條理之科

於是乃述已所聞証以經傳為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違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倘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陳紀字元方潁川許人太丘長寔子以至德稱歷官大鴻臚

論復肉刑書紀初為此論太中大夫孔融駁難之以衆議不同乃止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於傷人或殘

毁其體而𦆮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後漢紀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為北海太守歷少府為曹操所害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敎令書記二十五篇

肉刑議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議乃卒不改

古者敦龎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

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絶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

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不別藝文作區別化作俗人作民

肉刑論太平御覽

今之洛陽道橋作因徒於厮役十死一生故國家嘗遣三府請詔月一案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養病徒僅能存之語所謂洛陽豪徒韓伯密加笞三百不中一髡頭至耳髮詰勝此自為刑非國法之意

又太平御覽

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斵木掘地

馬日磾加禮議 獻帝都許融遷少府每朝會訪對引正定議初太傅馬日磾使山東至淮南數有意袁術術奪取其節欲逼為軍師日磾遂歛恨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獨議上從之

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

彈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論荆州牧劉表疏表不供職貢僭行郊祀擬斥乘輿詔下其事融上疏

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

縣遠禄位限絶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令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絶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埶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

崇國防

奏宜准古王畿制書 融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獻帝從之曹操潛忌具論封建漸廣風郗慮以微法奏免融

臣聞先分九圻以遠及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國力征授賂割裂諸夏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歷載彌久遂以闇昧秦兼天下政不遵舊革剗五等掃滅侯甸築城萬里濵海立門欲以六合為一區五服為

家關衛不要遂使陳項作難家庭臨海孼析不救聖漢因循未之匡改猶依古法穎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河近郡不封爵諸侯臣愚以為千里國内可畧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屬司隷校尉正以王賦以崇帝室投自近以寛遠繇華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有典書後漢紀

薦謝該書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大儒仕公車司馬令以親老去官荆州道斷不得歸鄉里融上書薦之詔徵還拜議郎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譙令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𤍠羣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黄能入

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上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曠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録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薦禰衡表 衡建安初來游許下唯善融與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

亦深嘆其才為忘年交上疏薦之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

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兔

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衙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振翼續漢作鳳奮臺牧融集作堂牧）

南陽東海王時祭對（獻帝子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傷其早歿欲修四時之祭以訪融融對）

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産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

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沖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絶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

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

三府所辟州郡所辟其不謁署不得稱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然則在塗之臣應與爲比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

至為差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奉命承教策名也

昔公孫嬰齊卒於貍脤時未入國魯君以大夫之禮加

焉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延陵季子解劒帶徐君之

墓以明心許之信况受三軍之招修拜辱之辭有資父

事君之志耶臣愚以為禮宜從重三公所辟雖未執職

便為故吏通典

奏馬賢事

楚相吳起𢦤遺之一榼酒注之上流使士卒迎流飲其

下明不獨也馮賢於軍中帳内施毾㲪士卒飄於風雪

與曹操論盛憲書

憲字孝章會稽人初為臺郎路逢融時十餘歲載歸與言知其奇尋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歸鄉里孫策平吳忌憲名因之融與操書由是徵為騎都尉徵命未至為孫權所害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内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

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令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絶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令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絶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絶又能正之正

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會稽典錄

與曹操論酒禁書

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

偏宕多致爭忤○魏畧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以舊意書疏倨傲京兆脂習常責融不從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夫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齊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

盖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醩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哉張璠漢記○九州春秋亦載酒星之耀作酒旗之星暢其靈作揚其靈決其法作決法令末句作酒何負于治哉脫尺牘作服誤

又書此操答融書融復與之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讓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

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

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孔融集○王尺牘作主

報曹操書操以融論建太廣潛忌正議御史大夫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融答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操既積嫌忌而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妻子皆被誅○詳魏曹操書下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

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于為國不求其覆過掩

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

韓厥夕被其誅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囓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揄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已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埶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

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于賢吏哉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並後漢書○太平御覽融與路粹書朱彭寇賈之徒當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患輕薄劣弱者如兩虺相嚙適足還災其身誠無所致按本此書中語

與曹操書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與操書

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啁曹操討烏桓書 建安十三年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魏氏春秋

與韋甫休書 陶淵明聖賢羣輔録韋端字甫休杜林人位涼州牧太尉尺牘作林甫誤

使君足下懷遠垂勲西戎即敘前别意恨甚多不悉辛

從事至承穫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為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毅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為邑邑

又　韋康字元將誕字仲將並端子融與端書○康仕涼州刺史為馬超所殺誕仕魏中書監

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

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三輔決錄注○昨日仲將又來一作昨日又見弟仲將文敏篤誠作開敏志篤○藝文合前一篇尺牘仍之並誤決錄本二篇

與張紘書紘見吳

紘建安四年為孫策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融等皆與親善後曹操聞策薨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及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融遺紘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

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脩髮本見李陵傳非虜也吳書作倉髮似誤尺牘乃改作倉卒甚失其義）

又

（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融書自書融遺紘書美之）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並吳書○張懷瓘書斷云前勞筆跡乃多為篆）

答虞翻書（翻見吳

翻與融書示以易註融荅之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来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推本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旁通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虞翻别傳○非但吳志作非徒吾君作吳子推本作原其合契作會契探賾一作探索

喻邴原書 原字根矩見魏

原初署北海功曹融為太守以原為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以書喻原原遂到遼東

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授手援溺振民于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

矣懇惻一作懇切

與邴原書

原自遼東欲歸鄉里止於三山融移書與之原于是復返積十餘年後乃遁還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弈爭梟並邴原別傳○未已尺牘作而已與阻兵之雄意義不貫別傳所載自明

與王朗書朗見魏

朗漢末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畧地與策戰敗績乃詣策令使詰讓朗對謝服曹操為司空表徵之未至融與之書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世路隔塞情問斷絶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寛仁貴徳宥過曹公輔政思齊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欵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黄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獻帝春秋

與許博士書

許博士爲漢樂器融與書

今足下遠以彝器金石並志爲國家來儀之瑞亦丈夫之大勲北堂書抄

與宗從弟書

知晚節豫學旣美大弟困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藝文類聚

與諸卿書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

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太平御覽

又

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篤意藝文類聚

答王修教融爲北海太守舉王修孝廉修讓邴原不聽答修教修重辭融答

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

重答王修教

掾清身潔已歷試諸艱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與高密令教

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庚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太平御覽

繕治鄭玄居室教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

繼踵又下教及

歸復告僚屬

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

告僚屬

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並商芸小說）

立鄭公鄉告（國相孔融深敬鄭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碑）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

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後漢書

與高密令教太平御覽

高密侯國戕言鄭公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

衛尉張儉碑銘

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譽于四方君禀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氷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財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部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鞫没贓姦以巨萬計俄而制書案驗部黨君為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受命殞身以藉濟君厄者葢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

衆庶懷其德王公慕其聲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敕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銘曰

桓桓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廸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為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

周武王漢高祖論

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烏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

雲知其處白虵分神嫗哭西入闗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遺之是寛裕又不如高祖也

聖人優劣論

荀悟等以為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禀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徳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閫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于無外沉微淪于無内器不是周不充聖極荀以為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唯堯則

之是為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于民心雅頌流于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為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堯之為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為君爾

汝頴優劣論 融以為汝南士勝頴川士陳長文難融荅之

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于道中頴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

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義未有能殺

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郎甲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並藝文類聚

論太平御覽

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異等設使騏驥與韓盧並走寧能頭尾相當八腳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路粹字文蔚陳留人以高第拜尚書郎爲丞相軍謀祭酒典記室

奏孔融狀曹操既積忌融郗慮復搆成其罪令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議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

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後漢書

東漢文紀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沈方大

東漢文紀卷第二十五　　明　梅鼎祚　編

應劭字仲遠秦予應太山太守為表

紹軍謀校尉著述百三十五卷

駁韓卓募鮮卑議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劭駁之卓復與劭相難朝堂皆從劭議

韓卓募鮮卑議

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讎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

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惟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効

駁議　太尉屬應劭司徒屬孫嵩司空掾孔伷議

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互市迺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懐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蓋為此

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狄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侮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

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奬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吏民二句見漢名臣奏

追駮尹次史玉獄議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求代因縊死尚書陳忠議活次玉劭後追駮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

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寛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寛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弊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

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灾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迺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上獻帝漢儀奏 劭删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奏帝善之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術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

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駮義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紀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緡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左氏實云

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厠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紀綱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並後漢書

貢藥表太平御覽

臣劭居郡舊因計吏獻藥闕而不脩慙悸交集無辭日久今道少通謹遣五官孫艾貢茯苓十斤紫芝六枝鹿茸五斤五味一斗計吏發行輒復表貢

移約祀城陽景王章書漢末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皆為

章立祠烹殺謳歌轉相誑耀城陽今莒縣也郃為營陵令以為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朱虛與莒宜常血食移書禁縣淫祀及祀章備物而已載風俗通

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憤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觧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九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

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理亦宜之至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䫌然禮興有在年饑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為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風俗通義序 劭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

從連横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
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
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説難轉相
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
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
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十一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

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

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槩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迺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

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幷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茍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荀悅字仲豫爽兄儉子歷侍中

漢紀序獻帝頗好文學悅侍講禁中累遷秘書監侍中帝嘗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此序范曄後漢書本傳刪載今本漢紀後文頗異

昔在上聖惟皇建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

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序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

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同前 漢紀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廼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

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是繼臣悦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祗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叙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日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為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歴世陵

遲莽遂簒國也凡祥瑞黄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為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子枯

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内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事吏悅於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為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勲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

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為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為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于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為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

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勳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㦒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為尚書郎參丞相曹操軍事

樂志論統每州郡命名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

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昌言 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范曄後漢書撮其三篇載本傳餘今不傳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

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

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忘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

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諂諛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

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户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賔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敢

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横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寛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

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㧞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絶而無

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閒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跡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暴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凋弊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

慧巳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畆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户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

寄死不歛寃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形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

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令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

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

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絶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

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

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
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
是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
牧羊豚盜跖主征税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
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廼無憂患
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
饒者也奉禄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廼可絶也蓄積誠
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

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廩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施散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髙蓬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熈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

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縣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莩之滿道

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日食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二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

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

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知之難況

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

賔憲鄧隲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書鈔載昌言云英才如雨妙句如雲

昌言

今為宮室者崇臺數十層長階十百仍延袤臨浮雲上樹九文旗珠文翡翠以為飾連帷為城結帳為宮起臺榭則高數百丈壁帶珠玉土被緹錦 玉海

昌言

令人主不思甘露降醴泉涌而患枇杷荔枝之腐亦鄙矣

昌言

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致其情瑩之以發其光

答侍中鄧義社神難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去是配其議甚衆後

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彧

令統荅焉

統荅義

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輿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於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異出異而歸同乎

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

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

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地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

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為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序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

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列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為但句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

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王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

難曰再特於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告社而行戮二主

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於天不用命戮於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

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専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縁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

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以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

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體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與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取句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

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尹文子序　漢山陽仲長氏撰定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銒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於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黄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為誣矣余黄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

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孫瑞

冠禮日蝕議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博士孫瑞議乃止

按八座書以為正月之日太陽虧曜譴見於天而冠者必有裸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獻酬之報是為聞災不祇肅見異不怵惕也 通典

奏事 北堂書鈔

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賜公卿近臣飲宴

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靈帝時從朱儁征黄巾為別部司馬○廣陵太守張超壽張人亦同時

與太尉朱儁薦長安令袁遺遺字伯業紹從兄歷揚州刺史

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家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張超集

靈帝河間舊廬碑

赫赫在上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闕鑒乎羲

農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所基修飾經搆農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閣道丹階紫房金窓鬱律玉壁内瑲青蒲充庖朱草棲葙川魚踴躍雲鳥舞翔煌煌大漢合德乾綱體效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暢八荒三光宣曜四靈效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騶虞奏樂鹿鳴薦觴一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量

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選注引箋云中外雲擾萬夫鼎沸）

桓麟（字元鳳滎曾孫早有才惠桓帝初為議郎侍講禁中以直牾左右出為許令著碑銘讚說書二十二篇）

漢故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逯鄉昭烈侯劉公之碑（洪适隸釋篆額○趙明誠金石錄云寬有兩碑皆在洛陽上東門外據藝文類聚乃桓麟撰後碑不知何人字體則同○藝文甚略後碑載緩）

公諱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其先（闕二字）聖漢王侯繼

次有國有號列夲家序公之考乃作司徒輔毗安順勳
載二葉公託受純和之氣體有樂道寧儉之性疾雕飾
尚樸素輕榮利重謙讓务與同好鑴墳典於茅廬是吕
相經緯綜精微誨童冠而不倦仿浮雲之志三公莫能
致之大將軍吕禮脅命舉高第拜侍御史遷梁令畨 闕
康踰産豹喪舊君吕棄官遵洙泗之業有悔仕思初之
計三輔竝挌博士徵皆辭疾不就司隸 闕 茂材大尉舉
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宣芙顧問延

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公已演蕭沉漸對當帝心轉拜
尚書齊密機唯丞命惟允遷東海相已德與化澤臻民
物復遷南陽大守壹行質省簡易之教推貞諒已示下
顯衆善已厲否惻隱之誠通乎神人故能去鞭拊如獲
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帝初即位開學稽古訓咨儒林
僉曰公優徵拜大中大夫納用勸講復拜侍中屯騎校
尉宗正光禄勳遂授大尉悉謨百揆四門之職懷夫三
事和昭鼎實功成則還固疾遜位拜光禄大夫遷衛尉

復作大尉每執臨桓成則三讓己交會闕精引咎折躬朝克忠讜思其良猶即名里巷拜永樂少府光祿勳先是時也狂寇張角闕二字姦逆公印覲見像上遏其源未逯誅討亂作不旋帝乃追寶先謀錫之土田封逯鄉侯食邑六百戶平六十有六中平二年二月丁卯薨天子閔悼惻怛內發手筆為蕳闕涕咨嗟使右中郎將張良持節臨弔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賜琀賵襚有加典禮復使五官中郎將何夔持節謚曰昭烈侯夏四月庚

戍葬公卿百寮縉紳之徒其會如雲可謂其存也榮其亡也哀者焉於是故吏李譙等有感殷魯述德之頌吕爲洪懿休肅宜著爾竆故雜論攸行紀其大略鐫石立碑其辭曰

於穆顯融惟予公侯纘我前烈克明厥緒玭精恬默潛庸庢昭德吕莅政俾民是 闕 其樂伊何匪誘匪威允否禮讓實化玄爲入 闕 誨保訓導萬機佗鎮上司御勸不迷温温其恭 闕 尹寔秬秠秠其芑犀儒寔師奕奕其容

隅商闕二字刋瓸萬祀孰嗣厥徽

隷釋云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自侍中轉拜尚書遷東海相南陽太守後碑亦同傳則曰為司徒長史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延熹八年召拜尚書令遷南陽守碑以對地震拜尚書在八年傳則以問地震相東海在前而八年所拜乃尚書令按帝紀延熹八年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傳之誤也○託受藝文作誕受鞭拊作鞭朴

七說

香其為飯雜以粳菰散如細蚳摶似凝膚河黿之羹齊以蘭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

貫天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颷風激其崖孤琴徑其根雜鳥集其枝王良相其左造父驂其右揮沫揚鑣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蹄浮瞥若颷霧追怳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絶壑踰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於高冥窮疾足於方外藝文類聚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以狂為江夏太守黃祖所殺

魯夫子碑

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懸周道之迴遹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騁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朞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

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于鬼神遂殂落于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其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成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止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叡殂崩大猷不綱

顏子碑

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

絶之才顯乎嬰孩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于三千仁風横于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為四友之冠寔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箪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於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沖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並藝文類聚注選引禰書云衡以良時散而復合

弔張衡文

余今返國命駕言歸路繇西鄂道弔平子其辭曰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河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倉蠅爭飛鳳皇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唯道興隆悠悠未絶闕　靡滯君昔與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周旦先沒發夢孔丘余生雖後身亦存游士貿知己君其勿憂

鮑衡侍中

上言學博士奏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建安中鮑衡奏從之

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杜氏通典

劉熈字成國
博士

釋名序

熈以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於近代或典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聖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哲夫巧士以為之名故興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與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

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博物君子其於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以塞可謂之士聊可省諸

東漢文紀卷二十五